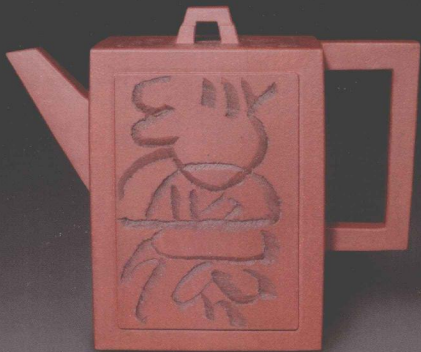


名画家
刻紫砂壶丛书
/何建国 卷

何建国 著





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。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、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。

本书法律顾问：江西中戈律师事务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名画家刻紫砂壶丛书. 何建国卷 / 何建国著. — 南昌: 江西美术出版社, 2011.7

ISBN 978-7-5480-0709-8

I. ①名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紫砂陶—工艺美术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J5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44368号

策 划 人：胡国印

责任编辑：陈 东

摄 影：高怀君

设计制作：怀君设计制作工作室

名画家刻紫砂壶丛书·何建国卷

著 者：何建国
出 版：江西美术出版社
发 行：新华书店
地 址：南昌市子安路66号
印 刷：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：新华书店
开 本：889毫米×1194毫米 1/16
印 张：9.5
版 次：2011年7月第1版
印 次：2011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：ISBN 978-7-5480-0709-8
定 价：50.00元

赣版权登字—06—2011—163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名画家
刻紫砂壶丛书

/何建国

卷

无话找话

文/韩羽

国印邀约了几位青年画友，我老汉也充数其间，一路同行，经南京、宜兴至景德镇。游山观水、吃喝玩乐、画壶画瓷。雅中有俗、俗中有雅，亦大快事。

事隔年余，不想国印竟将那壶那瓷编印成册，要我写几句话。茫然不知从何说起，无话找话，只好“猫抓琵琶——乱弹琴”了。

喝酒的上了瘾，人们说是“酒鬼”。喝茶的上了瘾，从没听有人说是“茶鬼”。何以故？八成是酒能乱性，茶则养性。所以赵州和尚说“吃茶去”不说“吃酒去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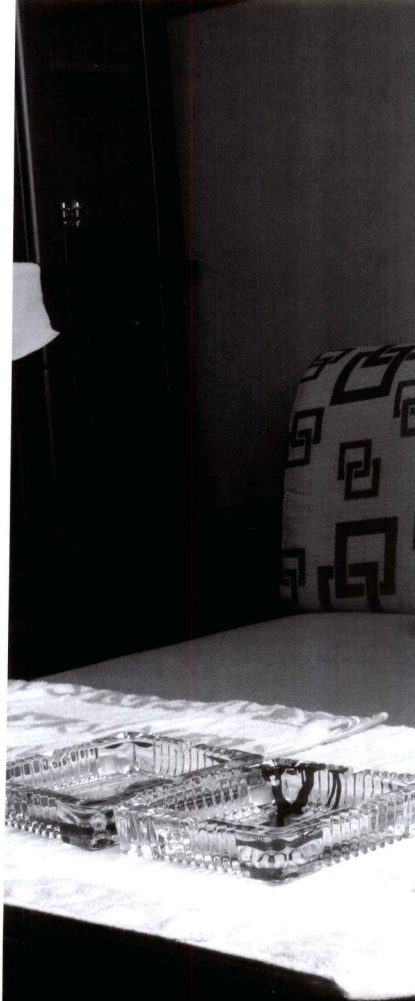
论吃茶，我与《红楼梦》里的刘老老差不多，也当是妙玉的嘲笑对象。差可自慰的是，大文豪苏轼吃茶也未必高明于吃肉。尽人皆知“东坡肘子”“东坡肉”。至于茶，他尝言：“近时世人好蓄茶与墨，闲暇辄出二物较胜负。云：茶以白为尚，墨以黑为胜。予既不能校，则以茶较墨，以墨较茶，未尝不胜也。”

提起宜兴茶壶，真得要感谢宜兴的制壶工艺师。区区一抔泥团，竟点砂成金。各显其能，各出其新，异彩纷呈，美不胜收。人们围炉闲坐，不只品茗，更兼把玩、赏艺。

就我个人而言，独偏爱小型的圆扁壶。那圆润的壶身，总使我想到糖馅炸糕。每当往圆扁壶上写字时，心头就泛出丝丝甜意，我几乎要往一把壶上写“想咬一口”了。书画家程风子在一文中提到一把茗壶，上刻“西施玉乳”四字，令人拍案惊其想象力之奇。可又真巧，这两壶恰恰应了告子那句话：食色，性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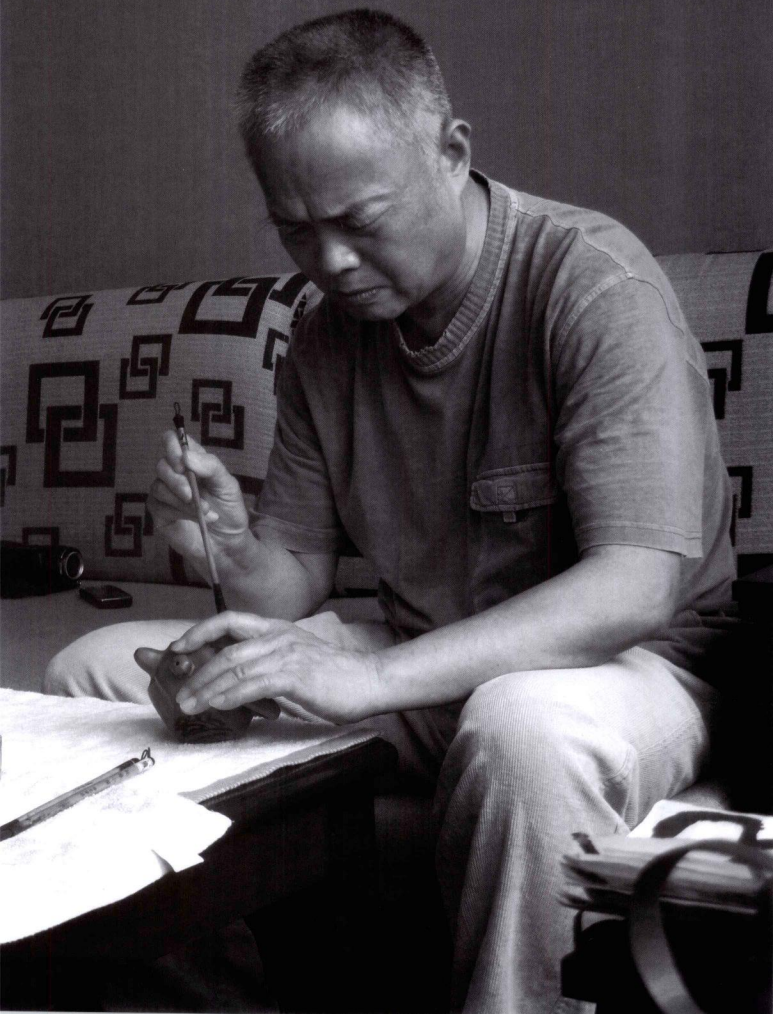
茶文化，酒文化，中国人把什么都能弄成文化。就说这紫砂壶，不就是盛茶的器物，一旦往上面写点什么，比如“和敬清寂”之类，立时就使形而下的“器”进乎形而上的“道”了。这么说有点煞风景。

如果再和古代名人套套近乎，就会见于经传了。不信试试看，我且谄上两句：“费长房壶证仙，陆鸿渐嗜茶成神。”上句出自《后汉书》，费长房见一卖药老翁，每于市罢辄跳入壶中。意即壶虽小，亦自有壶中天地，与佛家的“芥子纳须弥”之说近似，谓至小中可以容纳至大。下句出自《新唐书》，至静无求，心无旁骛，轮扁七十而老于斫轮，庖丁以技而进于道。陆羽嗜茶，察物之性，穷茶之功而著《茶经》，卖茶人祀为茶神。似此引经据典，这茶这壶不更文化乎？



何建国

1951年生，当过兵，当过工人。
现居北京，卖糖为生。



壶中日月

文/何建国

前人句：“袖里乾坤大，壶中日月长。”北海琼岛后山“艮岳”有亭一座名“一壶天地”是我长游之处。我的居室之小亦可以壶来形容。黄永玉当年叫我画好一个瓶子就行，而这以后我画的最多地是一把茶壶。从我们家装醋的“四仙人”壶，到喝茶的紫砂壶可谓各尽其妙。醋壶是景德镇所产，上绘四个仙人；每人手里还捧着一个字叫“长命富贵”。茶壶作梅花式，自盖至柄，至流，梅枝盘绕还有几点黄色的花。这应是我最早画壶的范本。后来扩而广之，我们家烧水的洋铁壶也上了画。附着蜂窝煤，小火炉一起都堂而皇之的被我大画特画，——呈现在观者面前。

我常常想什么是生活，志存高远的画雄鹰画奔马，画英雄模范画领袖帝王；而我属市井小民，我只能画我的生活。我所常见的，我所常用的，我最熟悉的，我充满了感情的就是这些家中、案头的常用之物。所谓“日久生情”，我对它们情有独钟，画起来就倍感亲切！

这次应《画语者》之邀去景德镇画了瓷，又去宜兴画了壶，可谓正中我的下怀，使我大快朵颐，过足了画壶、画瓷的瘾！

什么是画，绘画表现的是什么，绘画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？我看那些志存高远者并不懂。我在多篇文章中曾提到一个词“美的规律”。塞尚要解决的不是苹果的真实性而是苹果的体积与块面，从而把西方绘画带入了现代。马蒂斯从画面的节奏与和谐中发现了美的规律，所以让人赏心悦目。我这回去杭州有幸看

到一批黄宾虹晚年的山水，完全是点线黑白的组合。而人棲霞岭中又深深感到那浓荫密匝，山峦起伏中处处是点线黑白之美与黄老不谋而合。我要解决的是画面中的关系——形与形的对立统一所产生的矛盾、节奏与和谐。所有的一切形象其实都是“借题发挥”，借他人之手浇我胸中块垒。前人有“借景抒情”、“借酒浇愁”、“借尸还魂”之句。一个“借”字可谓道尽一切艺术之真谛。所以我又说，茶壶是人体，人体也是茶壶。因为它们都具曲线之美。我在壶旁常常配置一些石榴、苹果，除了对它们情有独钟外，更重要的是它们具备了块面、聚散、点线，黑白的组合，与茶壶相配正好是异曲同工。至于我案头的古砚，文玩也常常被置于壶旁，那种黑与白，方与圆，横与竖，曲与直的对比无一不是如此。苏东坡云“论诗必此诗，定知非诗人；论画于形似，见于儿童邻”就是这个道理。

我看到了太多的画家为了追求一个形体的容貌而无休止的去描摹。这次去苏州园林看到许多画家在写生。他们从一片叶子画起，穷年累月不知道他们要画什么？所谓“谨毛而失貌”。而苏州园林的美肯定离他们越来越远。一个美术工作者一辈子不知美为何物，他的路就走不远。所谓一篇老稿子，画一辈子。那只是手艺，而不是艺术。

说完了形式美我这里再谈谈线条美。我曾说中国画与其他画种的最大区别是书法用笔。书法用笔的目的就是让线条产生艺术性而独立于绘画形式之外。书法之所以成为艺术不在于书法的形式而在于书法的用笔。否则电脑将比我们人脑

名家书画收藏的奥秘丛书·何建忠卷

做得更好。前人形容书法用笔的词很多，所谓“屋漏痕”，所谓“折钗股”、“锥画沙”。但我看都不若“柔里带刚，棉裹铁”来的彻底痛快。这是中国书画的最高境界，这一条线的含金量可抵别人的千条、万条。我常常在摹碑帖之外再勾上一两条线就是这个道理。在我创作的起步阶段我要先写字，颜真卿也好，《经石峪》也罢，写字的目的不是为了临摹碑帖的表面而是为了用好笔。所以每好用摹字之笔去勾一瓶、一碗、一壶。书法用笔很难，所谓“铁杵成针”、“十年面壁”，并非虚妄之词。在景德镇、在宜兴，别人看我轻松愉快地在瓶瓶罐罐上自如挥洒时，其实那是我毕生修炼的结晶。我笑言我的手腕抖大一点是陶瓷，抖小一点是紫砂。无论大小都在那一支笔上。对此我充满了自信，大有气吞万里如虎之感！

中国书画近百年曾屡遭变革，崇洋媚外之风至今不衰。我常常看到听到我的前辈们对书法用笔浑然不知，他们只是觉得自己的字写不好，题到画上会让别人笑话，所以才要练字。做为晚辈我不敢批评，但我特别怀念当年张正宇先生对我说的话——写不好字，就画不好画。因为二十多岁的我当年也没有把书法用笔当回事！应该说吴冠中先生是美的先行者，但在书法用笔上我则坚决地站在了吴先生的反面。因为他根本就不懂书法用笔是怎么回事！在对中国画的这场变革中吴先生只展现了一只翅膀，他飞不高也飞不远。我希望我们后来者展现两只翅膀，那就是“美的规律”加“书法用笔”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展翅高飞，使中国书画后继有人！

近来看到许多藏家对中国画的“程式化”展开了批评，尤其对那种流水线式的作业深恶痛绝！客观的说，程式化是中国画的特点之一。宣纸对水墨，一笔

是一笔，来不得半点修改。我形容像是高空走钢丝，一失手就会掉下来。转瞬即逝的中国画是作者千锤百炼的结果。看似简单的过程，其实是很不简单。关键好的画家会在这程式化中注入新的血液——要像小孩子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一样，对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，要画出自己的真情实感。一切要有感而发而不是无病呻吟。要练就一双美的眼睛、要随时观察生活中的美，要善于发掘、捕捉这种美。生活中并不缺少美，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！

重要的问题不是程式化问题，而是许多画家被金钱、名利蒙住了双眼。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，“真、善、美”已无立足的空间。很多人说我傻，说我画得这样好为什么还是这么一副模样。如果稍微变通一点恐怕就不一样了！我不知道精神与物质能否人格分离，我只知道我所以能够画到今天就是因为我对美的追求永无止境。我形容像是夸父追日，不顾路途遥远而要去拥抱那火一样的太阳，直至生命的结束！

壶中日月如梭，转眼闲白了少年头。前些日子《画语者》胡总来访，我说起三十多年前在张仃先生家见到韩羽先生时的情景。当年韩先生四十多岁，我二十多岁，而张仃先生正好是花甲之年。而今张仃先生已经作古，韩羽先生也已是耄耋之年。我则正到了当年张仃先生的花甲之岁。我笑言当年我们是“老、中、青”的三结合。而今老辈多已凋零，而我也步入了老年。六十一个甲子，人生不会有第二个。身临大海感到了人生之渺小，壶中日月使我走入了美之殿堂。从一把壶画起，我摸清了美的规律。

何建国七月八日完稿于乳山银滩山水花都



请供图 纸本彩墨 22cm×27cm 2009



请供图 纸本彩墨 22cm×27cm 2009



除岁图 纸本彩墨 133cm × 16cm 2011



金刚经 纸本彩墨 133cm × 16cm 2011



京华即景 纸本彩墨 220cm × 21cm 2010



婺源记游图 纸本彩墨 280cm × 17cm 2010